

首獎



作品：

黃昏釣場



得獎者：

陳允元

陳允元，一九八一年生，台南人。北大財法系、台大台文所碩畢，現就讀政大台灣文學所博士班。曾獲優秀青年詩人獎、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獎助、林榮三文學獎等。詩作選入張默編《現代百家詩選》。



得獎感言：

釣蝦場流傳一種說法，叫「新手的強運」。這種人不量水深，不會看標。反正標沉了，就哇啊啊啊地把蝦拉上岸來，全憑一時直覺。累積起來，也不算少。老經驗的蝦獲穩定。那種不上不下的，常過於倚賴自己相信的各種規則，太急躁或太遲疑，悽慘無比。

我一向寫詩，〈黃昏釣場〉算是我的第一篇散文嘗試。寫來沒有包袱，全照自己舒服的方式去寫。若說養分，我想：它來自於生活，也來自於詩。

最後，給我的第一個讀者：「路很長。我會繼續寫下去。」



黃昏釣場

我們總想像牠們和自己一樣，有情緒，有個性。想像那望不透的池底是一座具體而微的水族城市，有熱鬧的街衢，和陰鬱的僻徑。

隔著想像，我愈來愈發現一件事極可能為真：我們始終在事實的外圍打轉。

雖然，我並不完全知道「事實」是什麼。

雖然這與蝦獲量無涉。

一年多來，我的技術只有愈來愈純熟。從前非要等到正吃才起竿；現在，只要蝦肯碰餌，我有九成的把握將牠拉上岸來。

但我還是不甚了解牠們。不了解「蝦窟」。不了解「貓毛」。不了解何以喉嚨卡了一個鉤子還能若無其事繼續吞第二個？

（蝦有痛覺嗎？）

那次我問了常碰見的光頭阿伯。沒待他回答，我已覺得自己相當愚蠢。

許多事不都是這樣的嗎？

黃昏之後，那裡便漸漸嘈雜起來，煙霧瀰漫。流行歌的聲音，遊戲機的聲音，人的聲音，風扇的

聲音，以及氣泡翻動池水的聲音。蒼白的燈光下，各種聲音被一層薄薄的煙霧包覆著，在空氣中短暫地聚合然後散去。

釣蝦是一種人工的、孤獨的活動。

我幾乎不一個人去。

那實在太孤獨了。

雖然，即使兩個人去，也只有開頭量水深、試釣況的時候比較有交談。

固定跟我釣蝦的伴叫阿派，高且黑，像熊一樣。他釣蝦但是不吃蝦（生鮭魚肚倒是挺愛的）。起初我只是去幫忙吃，吃著吃著，自己也染了蝦癮。那是二〇〇七年的秋天。於我而言，這一年發生了三件事：研究所畢業，陸軍驗退，以及ぶんの離去。

也在這一年，我回到久違的台南。

台北念書的七年間我時常返家。但在台南久住，是大學後就不曾有的。

ぶんの家也在台南。我們在台北相遇。但相遇時，她已經飛往那座植有銀杏的北國大城。後來ぶん返國，我們在府城清朗的午後笑著，感覺溫暖：「要不是台南，我們說不定不會在一起哦。」

我們都知道。

（不論離開多遠，我們最終還是要回到這裡。）

距離感是很微妙的一件事。

兩端之間，只要有個可見的、熟悉的定點；那麼，再遠的距離，都是可想像的。

所以人類發明了各種顏色、各種形狀的浮標，試著在流動的水面留下記號。

但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。

釣場裡，最最神祕的當數「蝦窟」。

「蝦窟」，簡單來說，便是蝦聚集的地方。但蝦怎麼聚集、以及「窟」的位置，就眾說紛紜了。有人說，蝦窟就像計程車排班一樣，前面的位置空了，就會有另一隻補上。這種說法我十分懷疑。雖然池面上的人是這樣感覺的，但總是太霸道了。也有人說，蝦的聚集與放蝦的地點、水的溶氧量、溫度，以及蝦的活力有關。若蝦的活動力強，牠們會往隱蔽性高、氧氣充足的水域移動；假使活動力弱，蝦窟大約就在放蝦點的附近。因此，「蝦窟」是隨各種變數不斷移動的。

初到這裡的那個秋天，有個老頭塞給我一張皺巴巴的紙條。他滿頭蓬髮，菸癮極重，只看不釣。因為常伸手抽白菸，沒什麼人肯搭理他。那天，他湊到我身邊，說：「少年欸，給你好物。」我說我不抽，沒菸。他說沒差。咧咧殘缺黃牙的嘴走了。

那是一張藏寶圖。

紙條上，畫著一個歪歪斜斜的釣池，還有幾個定點的叉、幾個意味不明的數字。藍色油墨早已暈開，紙條發黃，爬滿乾卻的水漬。

晚上，ぶん來電時我還在釣場。釣場很吵，只隱約聽見她說很累，要先睡了。

「好好休息。」

聽不甚明。匆匆掛掉電話。

那天的釣況極差。

阿派說，剛剛聽櫃檯的講昨天清過池底。不咬正常啦。

清池底工程浩大，多趁夜半人少時進行。清池底前，得把蝦全撈起來，池水抽乾；接著，把發紅的死蝦、垃圾（包括衛生紙、餌料、鉤子、以及釣客任意扔入的東西）清出，再用長刷把池底好好刷過一遍。最後再注滿水，撒土粉，放蝦子。

那是在我還不知道的時候，業已改變的地形。

再以水的波紋覆蓋。

複寫。

豔色的浮標如一枚枚發射出的人造衛星，在氣層外緩緩滑動。褐綠色的池面上，白色燈管碎裂成無意義的雜訊，干擾衛星回傳的訊號。

（你看得見我嗎？）

螢幕一片漆黑。

不曉得為什麼，視訊在搬回台南後就完全無法使用。聽得到聲音，卻沒有影像。我們只能在黑暗中交談。在無重力的太空，在沒有光線的洋底，以聲納搜尋，觸摸，親吻，擁抱。

（嘿，你看得見我嗎？）

我們藉由浮標的各種訊號判斷蝦的動態。標微沉、或以高頻率微幅垂直跳動，代表蝦正在碰餌，還沒深吞。這時可以提竿把線繃直，食指輕觸竿身讓餌跳動誘使蝦加快吞餌速度。標若迅速下沉或下沉後迅速橫向移動，可能是路過的蝦剛好被鉤子卡到（這種叫「行軍蝦」），揚竿就是。若標行至定點，穩定下沉，蝦已索餌就食。

我們不斷地與自己的想像搏鬥。

真正把蝦拉離水面之前，是看不見蝦的。

但我們始終只是、也只能坐在岸邊，抽菸，抖腳，打屁。

而牠們只能在池底呼吸。

爬來爬去。

公泰國蝦的大螯有著一種非常美麗的藍色，像瓷一樣，沉鬱華麗。蝦螯不像蟹一樣肥厚結實，臂呈細長的L狀，布滿小刺，無肉可食；鉗的部分沒有參差的齒，但尾端交成「乂」的形狀，不慎夾到有時會滲出血來。為避免受傷，串蝦前最好把那對壯麗的螯剪去。但我習慣不剪。因為剪的時候，總覺得自己像在幹一件非常壞的事情。

那樣的蝦，看起來總是非常無助。

且赤裸裸地與我相對。

十二月，ぶん決定分開，替代役的兵單還沒來。頭髮在徹底地推平後自然生長，已經有些亂了。阿派陪我在釣場窩了一整個月。他在國小代課，晚上沒事。我則害怕待在夜間的房屋裡，那無重力的房裡：宇宙船在星系的盡頭拋錨了。

當光終於歷盡千辛、穿越光年而來，已是一則又一則延遲的離線訊息。而你早已衰老。

好幾次，我在這樣的夢境淚流滿面地醒來。

直到某夜，我夢見在船艙的接收器發現壅塞著許多遲到的呼救訊號……

那是最後一次做這樣的夢了。

我們何嘗不都是這樣？

（若我們的移動速度不同，你的時間與我的時間便不會同步。）

碩論完成的那個夏天，兩校合辦交流會，去了一趟日本。會期結束後，ぶん陪我一起搭電車、拉行李，到她位於葛飾的賃居處，待了兩個多星期。ぶん知道我研究日治時期台灣小說裡的都市形象，對於開化期的日本，以及當時台灣留日學生在東京的活動空間很感興趣。我們去了很多地方，歷史的，現代的。上野のアメ横町、築地的魚河岸、淺草的雷門、銀座の喫茶店、皇居の外苑、日比谷の帝劇；也去了橫濱的馬車道、隅田川畔的江戶東京博物館。她的學期還沒結束。有時，我陪她搭電車到本鄉上課，再一個人步行至神保町翻書窩一個下午。

這樣東奔西跑很耗體力。往往，她一回房間，就累癱了。

我跟ぶん說：其實，妳平常去哪裡、吃什麼，帶我去這樣的地方就行了。

「我想認識妳的東京，」

「妳所在的東京。」

前一年，我們同樣的交流會上認識，地點在台北。ぶん在會上對我發表的論文提問。會後，只匆匆留了MSN及電話，我就趕回台南參加隔日阿嬤的告別式。暑假她回台南，我們見了幾次面。都是台南人，古蹟名勝直接省略；我騎車帶她四處晃晃，吃讓我長到這麼胖的小吃、去我常去的地方，告訴她：這裡發生過什麼樣的故事。

這是我的台南。

這是我。

關於那不曾重疊的，我們都急於把錯過的時差補足。

（關於未來：我必須盡速把兵當完，日語磨利，考獎學金到日本去……）

然而，驗退後的那一陣子，我只能坐在釣場，望著浮標載浮載沉。

ぶん離開後也是。

等待的日子是無聊的，停滯的。兵單不來，總覺得人生便沒辦法繼續。

而她在那座植有銀杏的城市奔忙著、焦頭爛額著。

許多時候我暗暗感覺：「我們」不過是一個想像的共同体……

擁有互異的歷史，文化。

與時空。

除了愛，我們該以什麼想像同時與同地？

以什麼餵養想像，彌合時差？

十二月的最終一週，兵單來了。接下來的兩個月，先在成功嶺，再到花蓮光復受訓。最後分發回到台南。ぶん確已離開。三月，我們當面談過，她說真的沒辦法了。

（對不起。我們的移動速度不同……）

不久，她再度啟程前往日本，開始博士課程的下一個學期。

於是我買了自己的釣竿。

休假時，就帶著竿與餌，到煙霧繚漫的釣場窩著。

自備竿的最大好處，是不必每次都得重新適應公竿的狀態。每支公竿無論軟硬調性、長度、或母線組的設定都不同。自備則沒有這種問題。

只要能好好地熟悉它，愛惜它。

「它就會成為你的身體，甚至是心的延伸」，阿派說。

第一次試竿。

我戰戰兢兢地握著七呎的「鱗彩」，把手伸向池面。有個每次來都穿紅吊袈的阿伯告訴我，釣蝦首重專注與耐性。做不到這兩點，就幾乎什麼也釣不到。

再來，就是果決。

曾經那麼多個黃昏，我望著浮標，在不安的水域裡載浮載沉，徬徨著。但那個晚上。

當浮標行經翻騰著的水泡區，阿派問起ふん的事。

「如果當時啊……」

我一面聽著他的各種假設，一面觀察標的狀況。

我忽然就下定了決心。



輕與重

◎ 陳芳明

不經意的文字，不在意的感覺，構成這篇散文的基調。如果仔細推敲，就可發現文字背後有一種刻意，感覺底層有一種壓抑。情人在一起的時候，愛戀似乎若有似無；情人遠離時，才恍然驚覺失去了許多。失落的，便已經失落，還可以追回嗎？還是只剩下追悔？整篇文字讀來輕如鴻毛，然而無法排遣的情緒卻又重如泰山。表面的淡漠，全然是以濃稠的記憶支撐起來。

散文書寫可能已經到達一個翻新的時刻。強調邏輯思維，偏重結構緊湊，是長期以來經營文字的基本要求。這篇散文有意打散精心的布局，而是圍繞愛情事件的周邊，聲東擊西，漫不經心。在恰當時刻，筆尖準確指向深沉的失落感。彷彿是在打撈，又更像是在釣魚，在不敢期待與深切期待之間猶豫擺盪。最後一句話：「我忽然就下定了決心。」為整篇散文製造高潮；究竟是決心挽回，還是決心放棄，使讀者陷入無邊的猜疑。